



Publication: Lianhe Zaobao

Date: Feb 24 2008

Headline: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Encourages the Public to Shoot Short Films to Document their Hometown



国家博物馆鼓励公众

## 拍短片 记录家园

文@林妙娜

**如果**你觉得自己有一把不容忽视的声音，而且对自己在历史构建中的角色感到自豪，那你可以短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，为明天的历史留下独特篇章。

国家博物馆在1月15日推出“数码家园”(Digital Homelands)计划，邀请公众通过录制短片的方式，表达自己对周围环境及生活空间的感受。在鼓励公众更愿意周遭环境的同时，国家博物馆也希望通过这项活动，让参与者的声音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更加嘹亮。

这项计划的负责人张文杰说：“历史不应该只有一把声音，惟有参与其中的建设，人们才能建立强烈的身份认同。”

如果说国家级博物馆的收藏与展品是国家重视的文化遗产，“数码家园”(Digital Homelands)计划的落实则代表着当局更加重视民众的经验与参与。

### 三制片人三公众受邀拍摄家园

为了刺激大众对周遭环境和生活空间的敏感度，国家博物馆邀请三名制片人和三名公众，率先拍摄最贴近自己心房的家园。这三名公众都不曾受过正式的录影训练，背景非常不同，短片也反映出他们对国家迥然不同的诠释。

他们是在新加坡独立前出生的英语诗人杨清泉，在90年代初入籍新加坡的移民章星虹，以及生长在科技资讯时代的学生王俚淞。

对杨清泉来说，后港一带的华丽路(Valley Road)处处是童年的回忆。华丽路是实龙岗路上段的一条支路，杨清泉的青春就在那里度过。

杨清泉说，60年代的后港是一个甘榜，左邻右舍彼此认识；街口的面包店是整条街唯一有电话的地方，大家除了到那

里等待热腾腾的面包出炉，也到那里用电话。在时代的现实情况下，那家面包店自然而然成为众人的聚集点。

虽然只是一条小路，但华丽路却在过去的50年里改变了许多，就连他以前居住的独立式洋房也已一分为二，重建成两栋排屋。

### 探讨年长一辈对环境改变的无奈

“数码家园”的另一目的就是探讨年长一辈对周遭环境迅速改变的无奈。张文杰说：“我们不能够阻止事件的进展。我们能做的是让国人在改变发生之前，培养对周遭事务更深切的欣赏和体会。这么做才更能够让国人在改变发生之前产生归属感。”

张文杰也指出，“数码家园”和博物馆历史走廊有异曲同工之效，希望更多人分享他们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故事。

可是，历史的看法与呈现难免一定的主观性，国家博物馆在筹划的过程中，讨论了应如何处理涉及敏感、具争议性话题的短片。张文杰指出，除非短片制作者表明短片有可能触犯法律，否则博物馆不会拒绝接受。

“不然就显我们是抱着‘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就是要你以我们的方式说出这番话’的态度对待这个计划。”

另一名受邀预先录制短片的章星虹希望本地来自不同背景的社群，可通过更多的交流，跨越彼此之间的隔阂。

她说：“我们应尝试以宽阔的胸襟去看待历史，这样才会有不一样的视野。感性对待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也应理性面对，不要让情感压倒理性。”

有兴趣参加“数码家园”计划的公众可上网[www.digitalhomelands.sg](http://www.digitalhomelands.sg)或致电6339 3068查询详情。

**我**的短片以雨树为主题。短片的旁述中提到，在一个追求“收视覆盖”和“网络覆盖”的年头，新加坡其实还享受着一种滋润生命的“覆盖”，那就是“绿色覆盖”。但也许因为雨树无所不在，人们往往对它视若无睹。

我曾在另两个城市居住过，一个虽有很多东西可追忆，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却无法回忆；另一个则较注重眼前的东西，对“记忆”的建设和保留并不是很关心。

反观新加坡，这是个记忆城市，周遭有很多东西可以唤起你的回忆，等待你去深挖。

——章星虹

从事新闻编译工作，生长于中国广州，曾在香港居住，已在新加坡住了11年

**我**小六那年在小学的校园里埋下了一个时间囊，玻璃瓶子里装着我画的一幅很简单的画；画中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自己。其实我早就忘了这件事，直到有一次上课觉得无聊，开始胡乱画画时，才突然想起那幅画。母校已搬迁，但当我去年11月重返校园挖掘时间囊时，那种重新找到回忆的感觉非常让我感动。

我想表达的是时时刻刻都值得记忆。留意发生过的事情和曾经经历过的体验，把回忆保留下来，好在若干年后和下一代人分享。即使回忆可能淡忘，只要曾经关心过，就会有突然想起的一天。

——王俚淞(刚毕业自大智中学)

(对周围事务的)警觉性是一回事，而能否传达自己的想法又是另一回事。吴庆瑞博士曾经说过，一个典型新加坡人的特质是他那对自己历史的漠不关心。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。

我想，一般民众不愿意参与社会建设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们无法跟上改变的步伐；第二，他们只照顾到眼前的利益；近年来掀起的集体出售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大家为了得到金钱上的利益，而忽视了有历史价值的地标建筑物。

——杨清泉(68岁诗人、剧作家)